

# “泰山讲坛”忆车师

□周郢

天下泰山 104 泰山晚报

◎ 责编朱冰 美编李睿智 审读刘贞  
◎ 2026年1月29日 星期四



车锡伦（左）与周郢（拍摄于2009年）。 本人供图

这月17日，从手机上惊喜，恩师车锡伦先生在扬州长逝。

我于车师，既是他的同乡晚辈，又是门下后学。侍杖问学，逾四十年。其间之请益、受教，在车师为郢所撰之《碧霞信仰与泰山文

化》中已作详述。今番展读，历历往事，重上心头。其中颇令我感触的，便是二十年前“诱骗”车师录制“泰山讲坛”的一段往迹。

那是2007年，随着“讲坛”节目的盛行，泰安电视台拟与

泰山学院合办，开设“泰山讲坛”。其形式是在学院现场开讲，再制作成专题节目。为此电视台编导曾多次来商，嘱我选定主讲专家。而我率先想到的，便是车师。他多次撰写过关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文章，让他来主讲一场“泰山老奶奶”，肯定大为出彩。

由于素知车师个性执拗，他能否愿接这个大活儿，我心中委实没底，于是先通过邮件联系，约请车师在方便时来我校作一场泰山讲座，因怕事杂生变，故意隐去节目录制一节。

等到车师回乡省亲，我约集电视台节目的编导，一同来到车师在五马村的寓处，商讨讲座的安排。谁知还未等我们开口，车师一句话便将话题给封死了：

“给学生讲堂课可以，但不能录制，更不能播出！这是我讲座的一贯要求。”

至于为什么不能出境，车师给出的解释是：“我虽离乡数十年，但乡音未改，一口泰安话，很不适合在大众媒体上讲说。”

对此我只好委婉劝说：“如果面对的是全国观众，用方言或不适宜，但我们这档节目是针对本地观众，用泰安话讲来更显亲切。何况您过去研究泰山，都是用论文，学术圈外的人关注不多。现在借助电视这个媒介，让家乡父老都了解一下您的研究，不是很好的事么？”

听了我的陈述，车师似乎有些动心了。编导又在一旁“趁热打铁”，车师最终同意“试一下”。

第三天，我们接车师前来泰山学院，老人家一袭红衫，显得精神矍铄。由于讲座题目非常吸引人，这天讲堂座无虚席。车师从泰山女神的源头讲起，讲到明代宝卷对女神身世的演义描写，又联系到明代宫廷的九莲菩萨，娓娓道来。特别是讲述碧霞元君争泰山的传说，大约是车师幼年习闻的故事，印记在心，讲起来绘声绘色，十分生动。而车师用一口浓重的泰安腔来“拉”泰山，原汁原味，更让听众倍觉有趣。

这场讲座，被制作成五集电视剧片，在“泰山讲坛”栏目中播出。许多乡人过去对车教授只闻其名，这次得以通过电视一睹其风采。而车氏宗亲更是竞相谈论，为家族中出此学者而倍感荣光。

据电视台同仁说，车师后来曾数次来函，索要录像光盘及收此讲座的《名家话泰山》一书，以备赠人。足说明车师对自己的这番讲述还是颇为满意的。

车师谢世后，我搜索网络上的车师视频，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这样，车师生前唯一的讲座影像，可能便是我们录制的这期“泰山讲坛”。

今夕视频重开，再睹车师熟悉的身影，聆听他淳朴的乡音，恍觉恩师还在身边，并未远去……

（2026年1月24日写于珍珠泉畔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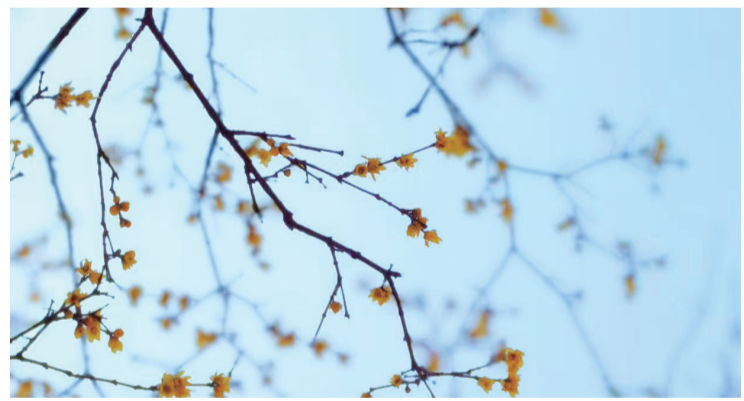
## ◎ 捕风捉影

# 便作梅花一路看

□刘水 文/图



蜡梅迎寒绽放。



蜡梅错落缀于枝间。

岱庙仁安门东，有一棵乌桕。秋日里，我先拍过它斑斓的叶；待叶落尽，枝头便缀满星星点点的乌桕子，豆粒大的白色种子，远看如一树细碎白花。每次经过树下，我总忍不住抬头凝望，常见鸟雀在枝头啄食，于我，也只是心动而已。

时至大寒，读《随园诗话》，知道就在二百年前的某个冬天，袁枚（1716—1798）看见乌桕也曾一样心动过，“余冬月山行，见柏子离离，误认梅蕊”。正想赋诗，偶然读到两位诗人的诗句：“偶看柏子梢头白，疑是江梅小着花”“千林乌桕都离壳，便作梅花一路看”。他心中的诗意已经让别人表达出来了。

“眼前欲说之语，往往被人先说。”这样的情境我也像袁枚一样常

常遇见。翻阅《随园诗话》和《随园随笔》，更觉这类共鸣俯拾即是。

我久居泰山脚下，黄山、庐山、张家界、嵩山、雁荡山也都去过，还曾组织过“世界名山论坛”，邀请富士山、汉拿山、圣米歇尔山、阿尔卑斯山勃朗峰等世界名山代表聚首泰山，共商“名山事业”。一座山有一座山的风景与风骨，故而20年前我就写过《天下名山皆兄弟》。

袁枚好游，两次来登临泰山，晚年又到过黄山、白岳、罗浮、匡庐、天台、雁宕、南岳、桂林、武夷、丹霞，觉“山水各自争奇，无重复者”。他的门生邵玘有诗云：“探奥搜奇兴不穷，山连霄汉水连空。较量山水如评画，画稿曾无一幅同。”表达的正是袁枚的心声。

冬天里上山的次数少了，读书的时间却多了。读泰山志书，读着读着，不免就陷进了考据的“网”里，写一篇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罗聘与泰山的文字，又把张体乾、朱孝纯、聂敦、蒋士铨、邓石如等人物“拖泥带水”地牵连进来，头绪纷繁，找不到自己在哪里。也如袁枚在《随园随笔》序中所言，“考订数日，觉下笔无灵气。”

对于考据与写作，袁枚认为“著作之文形而上，考据之学形而下。”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思想的灵动、情感的抒发与文采的精妙。考据则侧重于对典籍、史实的考证、校勘与整理。每个人“各有资性，两者断不可兼”，秉赋不同，很难兼而得之。但是写作，尤其是围绕一座文化名山的写作，又怎能离

得开“考据之学”的铺垫？

在《随园诗话》中，袁枚论及考据与赋诗的关系。“考据之学，离诗最远。”但若对文物古迹有感而发，就难免“征文考典”。这时一定要“一气呵成”，有议论，有波澜起伏，不可“铢积寸累”，陷进去，出不来。他又提到孔子删定《诗经》，在诗歌门类的编排顺序上，是先《国风》，后《雅》《颂》，也是因为《国风》“近性情故也”。他说孔子看重的是“近性情”，而“性情”“性灵”正是袁枚人生和诗文的内核和旨归。

大寒前，泰山又降瑞雪，我没能上山，错过了一山的好风景。在《随园诗话》中，读到清人两首《题泰山》的诗：“日观天门上几回，层云海荡胸开。”诗句入目，仿佛已置身泰山之巅。